

编者按

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。家的意义是什么？家是三餐四季的烟火，是岁月里的温情守望，更是心灵停泊的避风港。
本期摘选3篇文章，邀您聆听母子间绵长动人的故事，愿我们珍惜每份温情，让爱在时光里绵延流淌。

母亲的朋友圈

文/葛亚夫

母亲生活在乡下，只要一打电话，一定会向我们晒她的朋友圈。

在乡下，年轻人都成了“候鸟”，房子比人多，能跑、能动、能叫的就数她养的鸡鸭羊。这群家伙总是随地大小便，母亲就拎着棍子追在后面赶，口中扬言“一定要宰了吃”。这句狠话从我的女儿上幼儿园直到初中，如今这群家伙依然生龙活虎。

乡下散养的鸡鸭蛋营养丰富，口感细腻，女儿特别喜欢吃，母亲就攒着，攒够两板，就给我打电话。每次电话都是女儿接听，祖孙俩总能津津有味地聊上半天，挂完电话后由女儿转达母亲指示：周末回家。

回到乡下，吸引女儿的不只是鸡鸭蛋，还有小羊崽。小羊崽顽皮，总爱爬坡上墙，不安生，这性子倒是和女儿相投。母羊下崽后，母亲总会第一时间告诉女儿，此后一到周末，女儿都要回老家，去会见她的“鸡朋羊友”。

母亲六十岁后，提起关于庄稼的话题开始多了起来。有时说地旱得张嘴咬人，庄稼都快渴死了；有时说麦子黄得心慌，要不几天就管进仓了……说多了，我渐渐回味过来——她在向我求援！母亲年龄一年年大了，力气一年年小了，她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可是，我又是她用尽一生的力量送到城市的，而今她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提出让我回乡下。

直到西邻搬走后，老屋被荒草遮掩。母亲便拾掇出一片地作为菜园，种上番茄、豆角、南瓜、韭菜、白菜、葱、蒜……四季不重样。这片菜园成了母亲的新邻居，她吃饭时都要端着碗去菜园溜达。当她看到蔬菜挂新果，就隔三岔五给我们打电话：“结得真多、结得真大……根本吃不完！”甚至还主动提出进城给我们送菜。我赶紧说周末回去，因为母亲是路痴，不记路不认路。她进城送过一次菜，最后都送给为她指路的人了，等找到我家时，就剩一个空篮子。

母亲没上过学，识字不多。她不会用智能手机，老年机也玩不转。女儿就给她设置快捷方式：爸爸的电话是1，姑姑的电话是2，妈妈的电话是3。有了快捷方式，她终于学会打电话。

偶然一次，我在女儿书桌上发现她在日记本上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着：“奶奶的朋友圈：1. 爸爸 2. 姑姑 3. 妈妈，还有会下蛋的鸡和鸭，头上长花的羊，五颜六色的瓜和吃不完的菜……”最后，她用红笔描一颗爱心，画着母亲佝偻着腰、提着两袋蔬菜的剪影。

我的朋友圈刷不到母亲，但我总在切开的番茄里看见她浇水的影子，在煎蛋的油香中听见她唤鸡的调子……母亲把整个村庄都盘成她的“朋友圈”，那些鸡鸣羊咩、瓜藤豆架都是她写给岁月的家书。

这时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提示“1”。我赶紧接听，母亲的絮叨声中有母鸡啄食粮食的咯哒声、羊崽跪乳的咩咩声、庄稼喝水的拔节声……母亲的朋友圈不需要九宫格，所有生根发芽的牵挂都是她的对话框。

云端的绿皮火车

文/刘贤安

高铁站台的玻璃映着我佝偻的影子，四月的风掀起衣角，像母亲当年抖开的蓝布衫。手机屏幕上“常德—长沙”的购票信息跳跃着，A座靠窗的位置空着，仿佛母亲随时会握着布包坐进来，指尖还沾着野菜清香。

记忆里的绿皮火车和母亲渐渐清晰起来。母亲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从灶台边探身，瓦罐里的野菜汤咕嘟作响。“火车吃煤就能跑？”她额角的汗滴在我手背上，比灶膛的火星更烫。我趴在地上画火车，她笑着说：“等我儿造出来，娘坐头一班车去看海。”那时她的镰刀把缠着碎布条，刀刃割过带刺的荠菜，把野菜堆成小山——晒干能换盐。

冻库的棉大衣裹住她单薄的身子，睫毛上的霜花在见到我时融成水，滴在塑料袋里的猪杂碎上。土灶的浓烟熏红她的眼，吹火筒“呼呼”响着，火星子蹦上白发，我总以为那是火车头的蒸汽。她走的那年，我在作文本上画满高铁，蓝白车身里全是她冻红的脸。1985年新房封顶，我梦见她站在月光里问：“你的绿皮火车呢？”醒来时枕头上全是泪。

高铁通车前一夜，我翻着她年轻时的照片。粗布衫裹着挺直的腰板，身后田埂像未铺完的铁轨。她不知道，四十多年后铁轨会穿过她踩了一辈子的土地，列车会以三百公里时速掠过她割过野菜的河岸。她更不知道，中年时期的我会在夜里，把“阴阳两隔”拆成A座和B座的距离。

安检仪吞下背包时，候车厅循环播放《五星红旗》。检票口电子屏跳动“首发列车”，恍惚听见她的声音：“儿啊，火车要鸣笛了吧？”车厢的A座椅套雪白，像她最后盖的被单。我替她调整扶手，接过热茶，蒸汽模糊了车窗——当年冻库门口，她穿着过大的棉大衣转身，睫毛上的冰花簌簌掉落，如今这空位空得能装下整个春天的风。

“高铁靠电跑，没汽笛声。”我对着眼睛说。她若在，定会惊叹小桌板，拧紧又拧开矿泉水瓶盖，指着飞逝的稻田：“比绿皮火车快多了。”可她不在，只有我的影子陪着空位，看阳光在桌板上移动，像她翻晒野菜时手掌的阴影。

餐车送来盒饭时，冻库的猪杂碎在记忆里飘香。她的镰刀、围裙、工作证，还有那半张车票，都在手机相册里。褪色的“北方”像她没走完的旅程，而她的坟前，春草年复一年绿过铁轨。

列车穿过隧道时，光影交替。想起那年她从霜雾中走来，如今高铁没有霜雾，只有暖风。但在某个时空里，绿皮火车正“咣当咣当”碾过铁轨，她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油菜花田涌成海。到站提示音响起，我摸了摸空位。出站口的风带着下一站城市的湿润，手机弹出“欢迎来到长沙南”。暮色里，铁轨向远处延伸，A座的空位在记忆里饱满，就像她当年说的：“日子总要往前滚。”

深夜看高铁铁轨无声滑过。我终于明白：这趟旅程不是距离，而是从愧疚到释然的跨越。

想起她曾说：“人走了就像蒲公英，风一吹，到处都是家。”此刻的高铁风驰电掣，或许正载着她的“种子”，落在每一片她耕耘过的土地上。

回家收拾相册时，车票滑落，正盖在童年的绿皮火车上。童年画的火车歪扭却清晰：“给娘的靠窗座”。如今桌上摊着高铁图纸，精密数据里藏着当年趴在泥地上的憧憬。母亲啊，当年的“绿虫子”早已长成银龙，而您永远坐在最明亮的车窗边，看您的儿子，在您用爱铺就的轨道上，走向与您灵魂共振的远方。

大家庭

文/韩少君

今年年初，电视连续剧《六姊妹》热播后，网上众说纷纭、褒贬不一。客观来说，尽管编剧在某些人物的性格设定上过于偏激，个别演员的形象塑造与年代变迁不够协调，但整部剧整体上仍不失为一出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精彩好戏。

何常胜、刘美心夫妇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，生了6个女儿，虽然每个女儿都在长辈的期盼下长大成人、结婚生子，但她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无一不充满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。六姊妹性格大相径庭：大姐何丽无私仗义，老二何家文温顺和善，老三何家艺大胆泼辣，老四何家欢自傲清高，老五刘小玲眼高手低，老六何家喜自私自利。如此个性迥异的大家庭，注定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小社会。艺术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曲终人散，很多生活细节会逐渐模糊，但剧中的这两句话令人深省。

第一个是远香近臭。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触的频度。牙齿和舌头“打架”只是因为挨得太近。对于成年子女尤其是年轻小夫妻，父母一定要给予相对宽松的自由空间。老六出嫁后，随夫住在婆家。她本就唯我独尊，遇上不对付的婆婆，如针尖对麦芒，将婆媳关系的敌对情绪发挥到极致。相比之下，姐姐们的家庭关系和谐很多。她们婚后都选择自立门户，就连一直待嫁的老四家欢也在工作后住进单位集体宿舍。一家人逢年过节见面，小别重逢、其乐融融。

远香近臭，是距离产生美的通俗解释。每个人都有关为人知的毛病，离得越近暴露得越充分。每个小家庭都有自身的利益需求，即便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也要有清晰透明的责任边界，正如城市交通规则要求保持车距一样。

第二个是财聚人散。现实生活中，钱财是一把难以驾驭的“双刃剑”，既可用作斩除荆棘的利器，也能成为伤天害理的凶器。关键在于使用的人是否有“德”、有多大的“德”来承载它的分量。剧中老六为了霸占即将动迁的何家老宅，假借装修之名找施工队上门强拆，将大姐赶出家门；为了独吞祖传酱菜秘方，私下找地痞流氓威胁年迈的母亲。但德不配财，在大难临头的生死路口她也只能作出弃财保命的无奈选择。

我有个广东朋友，名下的财产足够让自己的5个儿女过上富裕的生活。他热心公益，对儿女的生活却近乎“吝啬”：子女一旦成年，父母便毫不留情切断供血“脐带”，兄弟姐妹严格实行“自治”与“互促”并行的原则。这种家风不仅增进了下一代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密感，也强化了每个人肩上的责任感。无为而治的思想让孩子们受益匪浅，如今大女儿靠勤工俭学一路读到了名校博士，自食其力的同时还不遗余力资助弟妹们的生活与学习。这种教育方式与剧中刘美心溺爱老六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回到剧中，刁蛮任性的老六在怀孕期间患上白血病。尽管一家人对老六的所作所为寒心彻骨，但生死关头，大姐义不容辞用自己的骨髓挽回了小妹的生命。老六幡然醒悟、痛彻心扉，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。

“亲姊妹有今生没来世”是母亲刘美心在六姊妹重归于好时发出的感慨。人生在世，我们有两个永远都无法改变的事实：一是谁都无法逃脱从生到死的结局，二是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。基于这两点，我希望每个人首先珍爱生命，因为一辈子真的很短！再珍惜亲情，下辈子也许再也遇不上！